

去年5月，宝鸡的大街上挂出了一条醒目横幅：西凤酒厂系列产品品尝展销。横幅下是一排铺了台布的桌子，讲究地摆着红、白西凤、“柳林春”、“雍城”……身穿白色西装的服务员笑容可掬地给围上的人把盏敬酒。

初夏的风在万千市民心中掀起一片热浪。“谁搞的？西凤酒敢放开叫人白尝！”

“杜国兰呀。”

“这个女人！”杜国兰三十六岁那年，一纸任命，她由人民街食品店一个普通的保管员调任红星食品店当经理。六间平房的营业室，十六个营业员。营业室破烂不堪，售货员天晴天阴戴着草帽。天晴了遮太阳，天阴了遮雨。

“到那里当经理，算是套进了车轱辘里，小马驹的，非挣死不可。”有人开玩笑地同杜国兰说。

是的，杜国兰个子矮了点，身条瘦了点，但你看到她那一双眼睛时，一定会惊叹：那么明亮。那么刚毅。

怎么干？最叫好的手段是：商店要有名优商品。以名优商品为龙头，带动商店的经营。

要搞到名优产品常常是困难的。杜国兰和西凤酒厂达成协议，把她们店定为厂子的固定销售点和信息点后，她还找到了宝鸡卷烟厂，汾门寺乳品厂，山西汾酒厂，东北葡萄酒厂……

她有个笔记本，记着全国许多食品厂的名字，厂长和销售科长的名字，象一个神经网络。

“顾客是商店的上帝。”

为了得到顾客的支持，她亲自制订了十几

女经理的风采

陈乃霞 吴克敬

条，印制成评议书，上门发给宝鸡街头上与红星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请他们做代表，进店监督批评。一位代表建议他们对名烟名酒明码标价，使顾客心里清楚。杜国兰当场让人去搞。

当然，商店的主动权杜国兰是不会放弃的。八五年，宝鸡火车站掉头，商店所在的建



本版编辑 叶广岑

国路不再是繁华地段，一时呈现出路人稀少的冷清场面。杜国兰没有慌手脚，她当即申请给商店加上了批发业务。这么一来，八五年他们的营业收入还比八四年增加了一倍。

1987年，红星食品店在杜国兰的带领下，一座装璜新颖的两层营业楼和相连着一座七层家属楼在原基上拔地而起，以其崭新的姿态迎来了更为灿烂的时期。

这是怎样一个夜晚啊，杜国兰骑车到了医院，她感到自己疲乏极了。大儿子东波住在这里，急性肾炎，病危通知书三天前就发到她手里了，可正赶上新营业楼开业。老店拆除到新店竣工，整整一年时间，职工盼星星盼月亮，做为一店之主，她能不在吗？可是，儿子呢？她能丢下儿子吗？

“去吧，我守着儿子。”丈夫说。

杜国兰看看丈夫，又看看儿子，抹一把泪，走了。

开业准备工作做了三天。这是怎样的三天呀，楼上楼下的门窗玻璃、地板都要认真清洗，商品和柜架都要认真陈列，商店里老弱病残加起来四十名职工，三十五名是女同志，搬搬挪挪容易吗？杜国兰只记得最后一天，她站都站不起来了，人跪在地板上，一抹布一抹布往过擦，

一切总算圆满结束了。杜国兰推开病房门，疲惫的心不由提到了嗓子眼。儿子怎么样？三天时间了啊！她看见儿子在病床睡着了。丈夫也坐在一个小凳上，头伏在儿子床边睡着了。她眼睛一酸，扑嗒扑嗒掉下一串泪来。她的精神支持不住了，头一歪，就倒在一边的空床上。等她昏昏沉沉睁开眼睛时，

种子
种子的埋没
比珠宝更有价值
(魏忠乾)

海洋
浩瀚而深邃地存在
是因为把自己摆在低处
(姚德华)

杜国兰推开病房门，疲惫的心不由提到了嗓子眼。儿子怎么样？三天时间了啊！她看见儿子在病床睡着了。丈夫也坐在一个小凳上，头伏在儿子床边睡着了。她眼睛一酸，扑嗒扑嗒掉下一串泪来。她的精神支持不住了，头一歪，就倒在一边的空床上。等她昏昏沉沉睁开眼睛时，

列车转弯的时候

张洁

夜色很浓，风刮得紧。

列车拐弯了，首尾翘出，中部凹下，呈月牙形。

一只烟蒂，从前窗窗口飞出，萤火虫似地拖着亮亮的尾巴，飘飘忽忽悄无声息地落入后车的窗内。

这是偶然事件。

车厢里，灯光柔和，旅客安逸。

一农妇，独占全座，横躺着，鼾声如雷，梦游她娘家。

对面座上，两青年喝啤酒，啃烤鸭，闹得锅炉爆炸，飞机坠毁，轮船沉海，火车出轨……啤酒冒泡儿，嘴里也冒泡儿。

闹到热闹处，甲突然说：“有异味！”

乙嗅了嗅，也说有异味。

两人如警犬，不用开口，跟着感觉走，发现农妇座下有一布包，四方的，火光灼灼，青烟袅袅。

炸药包！没错。我的妈呀！两人大喊大叫，抱头鼠窜。

车厢大乱。人挤人、人踩人、人撞人、人骂人、人打人，人人逃命要紧。

农妇惊醒，迅速离座，竟抱起

丈夫正抱着她的一双脚，用小剪刀小心地剪着脚上的袜子。三天，在营业楼里忙碌，她的腿肿了，脚肿了，肿得透明了一般，袜子粘在上边脱不下来了……

杜国兰没有说话，心里只有深深的歉意。

以后吧。以后退休了，一定好好补上这一课。杜国兰把一个女人的义务都寄托在退休后了。有一天，她骑车去宝鸡卷烟厂，到金陵桥头时，突然一头栽倒，送医院检查后，确诊为心脏病。现在，她随身携带着“炸弹”，准备自救。

国事，家事，万般事，都牵在她的一颗负病的心上。

这就是杜国兰，一个坚强决断的经理，一个柔顺似水的妻子和母亲。

……

种子
种子的埋没
比珠宝更有价值
(魏忠乾)

海洋
浩瀚而深邃地存在
是因为把自己摆在低处
(姚德华)

杜国兰推开病房门，疲惫的心不由提到了嗓子眼。儿子怎么样？三天时间了啊！她看见儿子在病床睡着了。丈夫也坐在一个小凳上，头伏在儿子床边睡着了。她眼睛一酸，扑嗒扑嗒掉下一串泪来。她的精神支持不住了，头一歪，就倒在一边的空床上。等她昏昏沉沉睁开眼睛时，

清晨的启迪

杨牧之

因有晨练的习惯，我常早起了去兴庆公园深呼吸。我是很安心地去干这件事的，乃至到了忘我的境地。今天，当那歌声撞击我耳鼓的时候，我就再也专心不起来了！初时，那声音象从地下冒出来，嗡嗡嗡嗡地，继而又啊啊啊地扶摇直上，有震颤有色彩还有一些压抑的情感蕴藏其中，后来就唱了：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河东高粱熟了

……认真听，歌子唱得有味，只是越唱越跑调。现在进行曲不时髦，谁唱？我寻声索人。原来歌唱家是一老者，那人灰白稀疏的头发如衰草任风吹沙弥，

瘦小单薄的身躯着一件蓝中山装，眼镜垂吊，双腮垂吊，中山装上兜兜大口袋一样地吊着，有些滑稽有些幽深。我赞道：“老伯真底真好！”

“好什么？”他反映很快，象考我似地这么问。

“共唱好，音质好！”

“哪里！我只是唱着痛快！”他一转身我才见他左臂下的单肩。他冲我一笑：“指点指点？”便又唱：

我们跨过高山
我们越过海洋
我们的队伍向东方

我听得鼻酸眼热，深深地受了感动，我猜他一定有着非凡的经历，非凡的坎坷。天边有颗启明星启明星在水中央我早盼日的汉子呵大海里撒下一张网

……他情深意长地这么唱，唱得很抒情，也很悲凉。“您是门将军院的吧？”待他停歇了我问。他摇头不语。我沉默不语。后来他走了。走时丢下几句话：“我原是西北野战军文艺工作团的，进军新疆时受伤掉了队，是的，掉了队落了伍，可别掉了队落了伍，我的战友住在对门的院里，我在五路口几烤白薯！”他走了，一跛一拐地走了。

我踏着露水朝回走时，满脑子全是他的“掉了队落了伍”直到远方喇叭里传来混血儿“溜溜的他哟，他哟我哟”的歌声，我才惊醒。

秦合秋
麻子人
清山具
到野雞
重外不
陽斜遠
日開我
還軒至
來面田
就陽家
菊園經
庭谷把對
酒郎話遠

书法 徐永锡

潼关观黄河

月人

来时浩荡，
去时浩荡。
撼山川，
声威壮，
堪羞损，
江湖深巷。
看华夏，
年年岁岁，
常有喜人天象。



锻(版画)

李三立

国家银质奖

山水电视机 RUYI TV

国富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马新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30